



《梁衡散文》中的山西风景

韩玉峰

梁衡，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与梁衡同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工作，我在文艺处，梁衡在新闻处，交往较多，成了忘年之交。梁衡德艺双馨，才思敏捷，不久调任《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后奉调入京，先是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后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案牍劳形，朝乾夕惕，工作与写作两不误，成为闻名全国的散文大家。这些都是老话。

由于和梁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他每有新作常常馈赠给我，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最近收到2023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梁衡散文》一书，开本时尚大气，装帧精美，其传世经典如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写周总理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等尽收其中。

《梁衡散文》共收散文61篇，其中写山西的就有8篇，包括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经典名作《晋祠》，还有《壶口瀑布》《芦芽山记》《古城平遥记》《六味斋记》《恒山悬空寺》《清凉世界五台山》《梁思成落户大同》，可见作家从南到北、登山攀崖，赏美景，发幽思，赋才情，明哲理，把山西跑了个遍，看了个够。《晋祠》写“三绝”，《芦芽山记》写山势，《壶口瀑布》写水势，无不各尽其妙，各得其趣，反复阅读，满口生津，齿颊留香，不亦快哉！

梁衡写《晋祠》突出晋祠三绝：一是圣母殿，是为虞侯的母亲邑姜所修，“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

梁衡写《恒山悬空寺》，说作为北岳恒山十八景之一的悬空寺，“以其悬空结楼的惊艳艺术，使人既增长历史知识，又享受到独特的旅游情趣。”悬空寺并非是由大自然形成的自然遗产，而是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作家抓住这一特点，写悬空寺的险峻奇妙，美轮美奂，突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予深切的人文关怀。

悬空寺是悬在半壁岩上、万仞绝壁的一座古寺，正如当地民谣所说的“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游人到此，提心吊胆，缘壁而行，如履薄冰。如果大着胆子往下望，但见流云飞鸟，真是身悬半空了。”

最为奇特的是，这里有三官殿，是道家的天地；三圣殿，是佛家的世界；三教殿，中间是佛祖释迦牟尼，右边是圣人孔子，左边是道教祖宗老子，“他们神态各异，竭力表现出所主宗教的雍容大度。”

这座“噫吁嚨，危乎高哉”，在深山幽谷中独放异彩的悬空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岁数，李白在这里留下“壮观”两个大字。作家梁衡发出“诗与远方”的感慨：“啊，悬空寺，你这颗空中明珠，光照祖国河山，历阅人间沧桑，你仍将继续高悬在历史的长河中，和众多的星汉一起发出灿烂的光芒。”

梁衡写山西最长的文字是《梁思成落户大同》，是作家用满腔激情，椎心泣血写成的文章，原载《人民日报》。

文章开端就说：“当北京正在为拆掉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而弄得沸沸扬扬

座梁思成纪念馆。这是我知道的国内第一座关于他的纪念馆，没有出现在他拼死保护的古都北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祖籍广东，却坐落在塞外古城大同。”

梁衡写道：“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梁思成满面风尘趴在大梁上的情景，也看到了秀发披肩、系着一条大工作围裙的林徽因正双手叉腰，专注地仰望着一尊有她三倍之高的彩塑大佛，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工作。”

作家梁衡感慨：“梁思成是为全人类的文化而生的，他超越民族、超越时空。这样想来，他的纪念馆无论是在古都北京还是在塞外大同都是一样的，人们对他的爱、对他的纪念，也是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作家更用在祭祀大典恭用的“诗经体”抒发自己难以压抑的对时贤梁思成的仰望之情：“我手抚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

梁衡笔下的山西是如此之奇之美，在于作家对家乡故土热爱之情。作家祖籍山西霍州，乃中华文明的渊薮之地，浓厚的文化基因是作家为文、修身之根本。梁衡笔下的山西是如此之奇之美，还在于作家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季羡林先生评价梁衡，“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在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梁衡写《晋祠》突出晋祠三绝：一是圣母殿，是为虞侯的母亲邑姜所修，“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



山涧溪流

张成林摄

鸡蛋碰糕

刘富宏

鸡蛋碰糕是流传于山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的一则笑谈，版本不一，细节各异，折射了这一地方老百姓过去清苦岁月里拮据而无奈的真实生活。许多外乡人或许不知道所以然，那就来说一说鸡蛋碰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糕是一种食物，是这一方天地人们独特的餐桌上的主食。糕是由农作物黍子而来，黍子与谷子相类似，但结的是穗状，形状是一边倒一大把。说得形象一点，好似现在妇女们脑后的一缕散发，风吹起来一飘一飘的。谷子去皮可以吃粥，或稠或稀，而黍子只能吃糕。黍子的颗粒比谷子大一倍多，油光铮亮的。去皮，黄澄澄的，磨成面，黄灿灿的，做成糕，黄湛湛的，叫作黄糕。当然在过去粮食短缺的年代，人们也常常直接把黍子连皮磨成面蒸糕，叫黍子糕，口感较为粗糙，也没有黄糕的色泽和味道。讲究的是黄米糕，金黄金黄，软糯筋道。据说好的黄米糕蒸好后，扯起来能从灶头拉到门口，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足见其好。最讲究的是油炸糕。就是把糕像饺子或者是烧卖一样包了馅儿，用麻油炸了吃，这是最上档次的一种吃法，往往要在重要节庆日才吃，寓意节节升高、步步高升。

糕是蒸着吃，具体做法是：把糕面兑水和成干粉状，撒放在笼屉里蒸，蒸好后再用手用劲捣（俗称“撼糕”），形成光滑的一大块，根据各人的食量分而食之。糕是我们这地方人们最重要的吃食，有一句民间谚语云：“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二十里面条饿断腰。”形象地对比了三种吃食的能量。可见糕的耐饥扛饿。

自古以来，吃什么饭都是需要有菜来就的，鸡蛋碰糕就是以鸡蛋当菜就糕吃。肉泡糕是最好不过，当然没有肉的话大烩菜佐糕也不错。但是，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吃饭常常是没有菜可以就的，鸡蛋就尤其珍贵了。炒鸡蛋、炖鸡蛋、煮鸡蛋、咸鸡蛋就糕是上好的美味，但不能经常吃到，可以说糕常有，鸡蛋却不常有。这样就衍生出鸡蛋碰糕的许多故事。

鸡蛋碰糕有多个版本。比如，一家

人六七口，蒸熟了糕，但没有菜，就煮了一个鸡蛋。一个鸡蛋这么多人怎么分？没办法，就把鸡蛋放在一个盘子里，大家吃糕时去跟鸡蛋碰，你碰一下，他碰一下，心里想着鸡蛋的香，就把一顿饭吃罢了。结果是糕吃饱了，鸡蛋却剩下来了，下一顿还能继续。还有一说

是，把一个鸡蛋用线吊起来，一家人去碰。我想这是说笑话，一颗煮熟的鸡蛋，用线吊起来去碰，任怎么说是不是碰的。有如此说法，是形容鸡蛋的珍贵和就糕吃的无奈，也是属于逗趣吧。但，鸡蛋碰糕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每说一起，乡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鸡蛋有多种多样的吃法，但困难年代很是稀缺。记得小时候，只有过时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能吃到，但吃鸡蛋的记忆令人无法忘却。这里介绍几种鸡蛋就糕的吃法。炒鸡蛋，是在鸡蛋里加上葱花或者韭菜，一家人最多炒上两颗，鸡蛋炒成饼状，切成小片，分到碗里只有几片，一顿糕就吃得蛮香。要说大葱和韭菜炒鸡蛋那可是家乡的名菜呢。煮鸡蛋，也不可能每人一颗，而是一颗鸡蛋切成几牙儿，每人分一颗牙儿。分到的鸡蛋用酱油、醋或盐水拌起来蘸着汤就糕，那也是美滋滋的一顿饭。炖鸡蛋是把鸡蛋打在碗里搅匀，和上葱花，然后一起在糕锅里炖，往往糕熟了，鸡蛋也熟了，炖好的鸡蛋像糨糊状，每人分上两三小勺，把糕滚蘸上吃，也是倍儿香。还有一种咸鸡蛋，是将鸡蛋用盐水腌制后煮了吃，吃糕的时候，

分上一牙儿，吃一口糕，咬上一点鸡蛋，一顿饭就这样吃罢，也是无比享受的。平常的日子里如果能吃到几次这样的鸡蛋就糕，那生活就是蛮不错的了。那时候，炒鸡蛋和炖鸡蛋里还要掺上一些玉米面，鸡蛋少，是为了吃着充裕。

鸡蛋碰糕有许多趣闻，人们街谈巷议说不胜说。有一伙人在一起闲聊，有一人说，他们村过去有一个人，一颗咸鸡蛋就了七顿糕。每天吃糕时，吃一口糕舔一下鸡蛋，整整吃了七顿。这时另一个人说，那算啥呀，我的爷爷一颗鸡蛋吃到第七天了，才刚刚露出了鸡蛋黄儿。这些笑话似的故事，其实也并不全是笑话，这是过去岁月真实生活的反映。还有一个人说起了过去吃糕没菜，更寒碜。他说，记得有一年，有一天中午他妈蒸出糕了，不说没有鸡蛋，连别的菜也没有。他们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正好也是杏儿快熟的时候，他们就摘了几个杏儿就糕吃，一口糕一口杏儿，酸甜酸甜还挺好吃。还有一个故事说，一家农户招待客人，女主人蒸好了糕，炒好了鸡蛋，鸡蛋在灶台上的盘子里扣着。这是上待客人的饭菜。可她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嘴馋，隔一会儿就揭开盘子取一片鸡蛋吃，她就吼孩子，说，不能吃了，不能吃了，你一会儿把鸡蛋吃完了，你让客人吃啥呀。这时正好客人推门进来，听到此话，赶紧说，没事，没事，有啥吃啥呀。

小巷秋日黄昏时

和智楣

天一凉，离家不远处的小巷深处，便多出了几分隐约的萧瑟。尤其是秋日的黄昏时分，余晖洒落，晚风习习，片片黄叶飘零惹出的凉意，常常将小巷勾勒成一幅稍显依然寂寥的画面。

黄昏，独自迎着浅浅的暮霭往小巷深处走，人声渐去，当若有若无的晚风拂面而过，有低回的情愫涌进心怀。人在小巷里走着，如同走在心灵幽静的一隅，脚下的步伐不紧不慢，节奏盈盈曲折，有着漫不经心的自在与随意。而静寂的小巷则思绪绵延，仿佛在静静地倾听着我的心事，又像在淡淡地回味着早先的热闹与人间春夏的繁华。

这样的宁静与舒适，令人遐思，心生一种无边的渺远与苍茫感。此刻，万物褪去了繁华与躁动，在小巷黄昏落日的照拂下，一点点呈现出本来的面目，散发出温和而又平静的气质，那是历经万般风景后的平淡与包容，似风自漾，如舟自远。行走其间，似乎与繁杂的世界短暂地隔离，所有的浮躁都顷刻间消失殆尽，一颗心慢慢沉淀下来，在小巷里驻足，在黄昏中小憩，安然享受生命最温柔的时刻。

木心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小巷秋日的黄昏同样如此。走在小巷里，就像踏上一条光影婆娑的

时光隧道，可以遥遥通向早已远去的旧时光。周围的一切都是缓慢的，晚风、流云、青石板路，随风摇曳的小花小草……目之所及，都氤氲着缠绵的光泽，散发着从容、闲淡、深情的美，有着时光静好的温柔。

在小巷秋日的黄昏里，突然想起唐人白居易的一句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虽然隔了千年，虽然小巷没有紫薇花开，少了那份妍丽的缤纷，但我依旧在这片宁静缓慢的时光里，渐渐卸下白日的疲惫，放下俗世的纷扰，逃离生活的漩涡，回归初心，回归自己，获得了最简单的欣喜与感动。

事实上，经历春的新生，夏的蓬勃，秋的寂寥，最终在寒天里褪尽芳华，小巷的黄昏，是春夏的繁盛，是秋冬苦寒的积蕴，更是生命轮回的见证。一个人从小巷的这头走到那头，往往一身尘埃，一身岁月。生命最细微的那个部分在小巷深处被释放出来，我忽然觉得所有的过往都有了某种神秘的难知难测。

那一刻，我开始确信，小巷的黄昏是有故事的。里面有绵长磅礴的情义，有悱恻缠绵的思念，有动人心弦的起伏，有意犹未尽的余味，也有未完待续的情节。只要轻轻翻开，就可以把曾经的得失悲喜打捞，也能把逝去的光阴全部唤回。

登高

郭继生

万木霜天红烂漫，
秋风瑟瑟落叶黄。
登高作赋酬嘉客，
各倾陆海洒潘江。(注)

注：“陆海潘江”，见钟嵘《诗品》卷上：“陆(陆机)才如海，潘(潘岳)才如江。”

秋日游文瀛湖公园

李登峰

我对秋风正倚栏，
文瀛湖作镜湖看。
经霜红叶堤边火，
带露黄花篱下寒。

雀鸟穿林鸣远树，
沙鸥点水起微澜。
何须寻景他方去，
画意诗情在此端。

乡村的夜

袁秀兰

乡村的夜
没有闪闪霓虹
只有满天明亮的星星
路边的草丛
窸窸窣窣虫儿声声
这音乐最美妙最动听

乡村的夜
没有高楼大厦的身影
只有云朵的轻盈

堤坝上树影层层
香气阵阵
露珠的眼睛最晶莹

屋頂上的芭谷黄澄澄
屋檐下的辣椒风铃
仔细倾听着乡村的宁静
风儿吹动着夜里
最美的风景
月光朦胧了甜甜的梦

你我都是“特种兵”

高鹏飞

宅家休养的时间，我又把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触动依然强烈。让人动容的部分不仅仅是这一群年轻人怎样把考验诠释得淋漓尽致，不仅仅是身手矫捷，镇密配合，一个个任务出色地完成，还原于其中的一个角色——小庄，一个注重体验、喜欢记录、抒写生活的人，包括爱情、成长、友谊以及生死。在他身上，我找到了相似。

可以让我想起童年，或者我更愿意唤它为小时候。前后院的两群小孩儿，拿着树枝、布条、几把木头手枪，仿佛手上的就是真枪实弹，都是刀剑如梦。自带剧本的他们在故乡的土城墙下奔跑着，像似带着土城墙在飞；忽而大侠，忽而将军，忽而好汉；煞有介事地喊叫着，对峙着，来来回回互换着，仿佛宣战和战犯只是信手拈来的作业。天黑时常常带着一身的泥土，或许还会被衣服上的破洞，回家后一通责骂是少不了的，然后才安然入梦。

也可以让我回到校园，在那个遥远得不再回来的夏日，离别是每个人眼中的泪花。四年中有的争执与不快，种种欢喜和不舍，让怀念成为一种温暖的沉默。谁的歌犹在耳畔响起：“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还可以回到论坛，几个彼此欣赏的文友曾经怎样把一个文字的疆场打理得风生水起。以前三天写一篇散文的热情如今着实让人惊讶，可惜后来的后来，许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

了，而我还在继续。“你还在写，真没想到”，而我只能报之一笑。可是在深夜，内心的回应总是汹涌上来：“是的，我还在写，我要开始写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确定自己的方向，写作，只是抱紧的一个小爱好，只是希望自己可以走得更远一些。更可以让我习惯性地迎向熟悉的油站。在清晨上班时，红彤彤的旭日是我喜欢的；在傍晚闲下来，亮起的路灯也是我喜欢的。一天的车流于眼里收容，兄弟姐妹们在奋进中移动春秋。只是作为一名深爱写作的人，我无法帮他们把夜班的瞌睡虫写掉，把高温下的凉风写来，把孤单的陪伴写多，我甚至都无法将蚊虫的叮咬写少，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在最后写出这种愧疚，形同沉淀这种生而平凡。甚或可以溯及所有的过往：是石化梦让一个顽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老站长；是逝去的青春让他把油站里的每一台加油机，每一个油罐，甚至每一具灭火器都当成亲密的战友；是冷暖相知让他在闲暇认真地记录，没想过一定要怎样，却在不知不觉中汲取成长的力量。一如萦绕在耳边的那句“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是的，感恩相遇，感恩写作路上每一位良师益友，感恩流水的时光。

其实每个平凡的人在其人生轨迹中又何尝不是“特种兵”？都要面对感动与悲伤，都要面对挑战与机遇，而最关键的是在不同的场景中都要演绎好各自的角。